

集部

椒邱文集卷十一

明 何喬新 撰

序

贈揭君尚文遊南廱序

予友揭君尚文自居家塾時以温恭好學稱選補邑庠弟子員與邑之俊茂以經史道德相鐫切學與行益進自邑大夫以及師儒皆賢之貢之澤宫與四方之士偕試於天子之廷名在

高等遂升之上舍俾卒業焉將行凡與游者徵文於予以為

尚文贈予惟贈之為言增也謂其言有所增益也予將勉尚

文以學邪尚文學已成矣予將尚文以行耶尚文行已修矣

予雖欲喋喋於尚文何所增益哉雖然竊有見者不可不

為尚文道也昔之人有好游者泛舟長川于時春流驟溢潰

瀼滈漾徵風鼓之舒者如雲蹙者如鱗跳者如蹻以為極

水之美觀矣已而下彭蠡上洞庭見驚風驅濤濁浪噴空

洶湧奫潾瀰漫澎湃浩無津涯而魚龍百怪出没於其中

乃知鸞之所見者未極其大也他日乘舟東海之上百川所委衆流所匯沓不知其幾千萬里飛艎巨舶往來而上下大鵬長蛟敓蕩而遨嬉舟行彌日不知其際然後知彭蠡洞庭猶未大也君子之學亦猶是已始尚文學於家塾猶泛長川也及其學於邑庠猶泛彭蠡洞庭也今而游於南廱猶泛大海也南廱者天下之俊茂萃焉六館之士豈無節行如符融者乎豈無仁勇如何蕃者乎抑豈無直道而行如宋之六君子者乎尚文之往也與之相翼以進相規以修則其

學與行日底於大成畀畀時峻躋華秩茂建丕功以追踪古之君子斯無愧矣揚子雲有言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謙與滿之謂也以是為尚文贈可乎尚文謝曰可矣乃書以贈之

孫先生别號序

豐城孫君繹如由明經領江右鄉薦擢南充邑庠教諭嘗以古愚自命及秩滿考績至京更號順安介其友貴州僉憲李君繼之屬予序其説予曰子欲逃名耶奈何屢易其

號且予之所以為古愚為順安者何如繹如曰予世之介士
也年少氣銳時言無顧忌有過舉者正言以規之有隱慝者
肆言以斥之怨且怒弗恤也自以為有古愚者之風故自
號曰古愚及典教南充不幸俗不喜學雖疲精思以教之
卒莫有擬科躋仕者聖天子嗣位幸詔教官考滿者得與
天下舉子會試南宮而予又以科舉不及額弗得預當道
有欲以學行薦者亦不果尋以乙科舉左轉司訓是皆予
之命也至於奔走以媒進則義之所可也予知順乎義安

乎命而已故更古愚之號為順安願求一言以發其義且得以自勗焉吾嘆曰繹如賢矣哉世之人不知盡言以相正也喔咿嚅唲突梯滑稽而古之所謂愚者不可得矣不知事有義命也據險乘機鑽隙抵巇卒陷於禍悔者蓋多矣繹如守古之愚安天之命其賢於世人不亦遠哉昔者李谿與人言每面質其過其亦古之愚者與蘇子瞻在齊安飲酒賦詩泰然無遷謫意其亦順義而安命者與求繹如者可求於今世之人與然吾觀繹如之學行豈久於下位者

哉守古道而不渝安義命而無悔則德業益修聞望益著其都穹秩享厚禄以大建勛庸於國家蓋有日矣吾知古愚順安之名天下後世將以為口實自號云乎哉

送秋官大夫陳公致仕南歸序

皇上踐阼之初詔内外臣庶凡有疾者得自陳以禮致仕休於家蓋所以體羣臣而優禮之也詔下之日其位望已崇者睠睠而不能去秩禄猶畀者又汲汲於進取而不肯去維時予友陳公廷儀屬有微恙且閔親之老思歸養焉欲上章乞

如詔旨致仕予與二三僚友共挽留之不擇也公以手書道意于再于三至有恨望意予與二三子乃不敢復留章既上優詔允之公即治裝南歸士大夫相語曰公之去高矣昔錢若水三十八而致仕文履善三十七而致仕自二公之外有驅之弗去者已今公年僅三十有九乃能勇退於急流中其賢於人誠遠矣哉又有惜之者曰公年力方壯不宜去材望逾人不宜去雖有微恙行且勿藥又豈宜去公之風操則高矣然執政者當為朝廷愛惜人材柰何遽徇其請而不留

以為邪家用耶予解之曰公之去非以急流勇退為高也執政者聽其去亦非不為朝廷惜賢也公之意則曰吾父母春秋高嚮者欲一歸覲而不可得今天子幸許羣臣自陳而吾適以疾在告得歸就醫藥且以展人子之私此吾之至願也至於感恩圖報之誠則亦豈能一日而忘於懷耶執政者之意蓋曰近世士風愈下或貪祿固位而不知止或鑽隙抵巇而不知恥幸而有超然於富貴之累如廷儀者焉可不遂其志成其美以為士風勵耶於是衆咸以予言為然驪駒既駕衣冠

歲遂相率賦詩以道其行而屬予序之予謂公閔親之老欲歸終養孝也身雖去不忘圖報之誠忠也忠孝人之大節也而公兼之矣予與公共事頗久辱知最深然公之去也曾不能如韓退之於孔左丞抗章以尼其行又不能如疏少傅於大傅移疾以從其去徒悵然而已雖然聖天子方將疇咨海内舉其俊茂以臻咸五登三之盛廷臣之賢如公者無幾公雖去豈能久於三山之巔連江之涘哉予知駕未及稅而使騶在路矣遄駕入朝以興道致治予與二三子為公願也

送太守邢君考績復任詩序

予讀史傳而歎民生於三代之時者何其幸也自牧伯以及子男私其土子其民以修其政教而求安利其所子焉其安利之也以為職之當然不自以為德民之安且利也亦以為上之宜然而不知所德當是時所謂貪吏庸吏者固無之矣亦惡有循吏之名哉封建廢而郡縣興於是苟且之政行而循吏之名始立焉吏以循稱名生於不足也西漢循吏六人東漢循吏十有二人唐循吏十有五人夫以四海之廣歷千餘年之遠而吏以循稱者僅數十人焉

則其貪且庸者可勝計耶民之憔悴無聊者凡幾郡幾縣耶嗚呼民生於三代之下者何其不幸也我國家地極四表皆為郡縣吏以循稱者蓋有之矣而畿內八郡其守焯有治效者予知三人焉真定守邢君居敬保定守章君鳴鳳廣平守熊君性安皆由秋官出秉郡麾者也三人者之政居敬尤稱不煩其始至真定也緩刑罰簡條教興庠序以變士習嚴勾稽以防吏奸務以安利其民而不求赫赫之名未幾逢掖之士安於學䅁䄠之民安於耕抱布貿絲者安於市驅車負任者安

於旅境內晏然而莫知誰使之然也自部使者與凡公卿貴人道真定者入其境見其民詢其政莫不嘖嘖稱歎曰循吏循吏云嗚呼民不幸生於三代之下而生於真定焉亦何其幸也乃者居敬考績至京予問其所以治郡者居敬曰吾何能為哉租調有常法吾不能蠲之能不竭其有而已力役有常度吾不能免之能不違其時而已禮義民所自有吾不能家喻而戶曉之先教化後笞辱以示之而已吾又何能為哉予然後益信居敬有古循吏之風也真定之民不知所德而居敬之為政亦

不自以為德是蓋三代之吏而非漢唐之吏矣居敬歸凡與好者賦詩以餞之而屬予序之予故具道其為郡之跡異時太史氏傳皇明循吏者或有考於斯

送泗州貳守杜君赴任序

天順七年冬十月豐城杜君叔秀由明經擢鳳陽之泗州貳守捧牒云邁秋官熊君性安徵予言以贈之夫鳳陽畿郡也泗名州也其風土𤻲以夷其民俗淳以朴其官政簡而不煩叔秀推其素學而為之譬之騁盜驪於通衢奔放奮迅蓋易

易耳雖然為人之佐亦難矣哉矯亢者或以取禍徇默者或以取辱彼矯亢者則曰吾食君之禄而位乎民之上吾安能兀然尸居如捧土揭木之為者於是務出意見以撓其政及其弊也怨嫉交至而禍逮焉徇默者則曰一州之事上有長次乃有貳吾何為者於是唯唯然惟長之聽無敢出一言為異者及其弊也頽惰不振而辱隨之今之為人佐者大率類此政之不舉民之不乂職此之由耳予以為二者之所為皆非也為之長者果賢耶同寅協恭以賛其政可也如劉先之佐饒州以范文正公為師是也

果不肖耶守法秉禮以裁其非可也如王舜良佐臨江軍以義裁正二千石是也如是而政不舉民不乂者未之有也叔秀以明經之學撫淳朴之民處簡易之政予知其固無難者獨其為長者之賢與否則予未知也長之賢叔秀如劉先之可也猶亢以為異者非也長之不肖叔秀如王舜良可也徇默以取容者亦非也此為人佐者之法也夫然故政以舉民以乂而嘉聞日彰豈特免於禍與辱哉叔秀行矣尚繹予言而處之他日聞淮泗間有上下交譽以為賢而政聲奕奕達於輦轂下者予知必叔秀也夫

送曾惟重歸贑序

興國曾生惟重精於堪輿家之學挾其術來游吾邑邑有嚴氏者葬其母廿餘年矣其子邀視之生曰亟遷之不爾遺骸且消盡矣衆未之信其子啟之棺已腐遺骸僅存半焉吾弟之葬亦餘十年諸姪邀生視之生登壠諦視良久謂吾姪瑛同璘同曰此於葬法當有水且將有蚍蜉之患宜改卜吉壤啟之水及半壙蚍蜉齧其棺未穿也又為吾擇樂邱得二處吾雖未能必其吉凶然岡阜起伏風氣蜿蟺有可觀者吾因詰之曰地何為

而吉何爲而凶生曰生氣所萃爲吉然擇地非難擇穴爲難穴太淺則氣散太深則氣不及淺深之間察其生氣所止而穴焉猶醫師之診脉也猶琴師之調絃也猶匠人之斵輪也微乎微乎可以心悟而不可以言傳也吾曰世有暴慠恣睢人惡之如梟獍者使葬得吉兆其子孫亦將蕃且昌乎富且顯乎生愀然曰地理固不能勝天理也彼爲善者率禮蹈義是循天理者也葬又得其地焉譬之木有生意者自將鬯茂榮碩而不可遏矣

為不善者毀信賊仁是絕天理者也塋雖得其地焉譬之枯株朽蘖生意已盡雖植之膏腴之壤其能發生乎予挾術以游富貴之家有年矣有再過之其門巷已蕭索矣有三過之其血肖已澌盡矣其塋豈不擇地哉抑豈青囊之術不驗哉彼悖天理者其心已死枯朽之骨雖乘生氣亦無益也吾曰生之術精矣世之論地理者類以骶福之說誑誘愚蚩生既知穴法之為難又以全順天理之為貴非俗師比也生將歸所與往還者攜酒

肴餞於銀江之上而吾從孫豐請吾言以張之吾因述其所嘗論者贈之

送大參陳君朝用赴任序

聖天子臨御之二十年春天下藩臬郡縣率職來朝詔吏部御史臺考其罷劣者黜之老且病者俾致其事而慎簡内外庶官材且良者往補之於是無錫陳君朝用自虞部郎中選福建布政司左參政命下凡朝之大夫君子皆喜曰是真足以任藩垣之寄者也而閩之士在

都下者亦相語曰是必能綏寧吾邦矣蓋朝用束吳名家以明經擢第初為司飭主事溫恭慎密克舉其職遷考功員外郎再遷郎中康公明恕黜陟惟允在虞部勤敏有為處劇任裕如也其賢聲孚於人人久矣故峻陟名藩人皆以為宜喜之深而望之重也朝用將行其僚友繕部郎中鄭君齡等屬予言贈之予之言何可取豈以予嘗佐閩臺頗知閩之土風與官政之宜而欲聞之耶予固願為朝用道之閩為郡八為州一為縣五十三

連山峙其北巨海浸其南自唐以來莅茲邦者若常袞蔡襄之屬皆一代之偉人而龜山考亭諸大儒皆生於其間文物之盛風俗之懿冠冕他藩以朝用之賢往莅之其政之易行職之易舉可知矣雖然今日之為政者亦難矣世之君子有尚嚴者嚴之獘馭下如束濕亦有尚寛者寛之獘百蠧生焉有降志抑情斬不得罪於巨室者矣則譏之曰是閭右之厮役也有雖强獮暴以煦嫗小民者矣又譏之曰是寠家之乳媪也嗚呼為政者

欲望名譽之光難矣哉然予聞之君子之政為其當而已不必矯也矯則偏偏則其民病病則怨且誹生焉故書曰不剛不柔厥德允修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强禦朝用往敷其政宜何如嚴而不至於殘也寛而不至於弛也巨室不可得罪而亦不可縱惡也小民在所當䘏而亦不可患奸也以是處之斯善矣異時成茂績揚休聲躋顯秩以垂光於簡策以媲美於前代之偉人者非朝用而誰哉遂書以贈

送袁僉憲赴任序

景泰庚午予與雩都袁先生自中偕領江右鄉薦明年會試春官始相識暨榜出予與先生名俱列乙榜先生學行老成遂就校職予自揆學不足為人師乃卒業胄監又三年予登進士第歷官中外而先生由程鄉教諭累遷順慶府學教授音問不相聞者二十餘年及予典憲汴臺有自京師至者示予太學生袁慶祥奏章首論國家經費當量入為出次言在廷大臣孰可任孰可去

末言内外百司之弊條列數千言其氣浩然見於文字間予讀而壯之然不知其何許人有識之者曰此雩都貢士袁德徵乃自中先生之子也予聞之喜動顔面葢不獨喜故人有子茂且賢又喜具論事剴切有鄉先哲孫立節曽子開之遺風焉後三年德徵中進士擢宰灊山臨民務求所以安之部使者聞於朝請加旌異遷刑部湖廣清吏司主事時予入佐司寇而先生亦以親老乞終養歸矣德徵居職以廉慎自持大小之獄必求其

情予或訪以政事得失必據其心之所安以對未嘗曲徇予益知其向以布衣論天下事蓋心有定見非若世之奮激以求名者比也因歎曰子之賢如此先生所以刑家者可知矣為主事四年遷員外郎未幾又以吏部推舉遷廣東按察司僉事奉璽書馳驛以往其朋舊官京師者屬予言為德徵贈予之言何足取然念德徵相去日遠又不能已於言也自道學不明士名一善而不克終者蓋多矣昔者胡邦衡論和議名動中外及歸自

海南遂泯泯無聞焉陳宜中論丁大全之奸直聲聞天
下至其晚節乃附奸相以求進此無他不能善養其氣
故更憂患而餒耳德徵昔以布衣論時政天下識與不
識皆想見其風采及為邑宰以循良稱為郎官以廉勤
著天下益信其賢今出佐外臺凡拭目以觀所為者豈
直嶺南之士民哉德徵尚勉之充其剛大之氣加以養
心之學凡事物之來揆之於心孰為道義而力求踐之
孰為功利而無少貽焉行諸身不以禍福為前却施諸

人不以剛柔為吐茹胸中之浩然者常自若也庶乎德業之光可以紹孫曾之遺休矣不然奮於始而隳於終勉於暫而不能不變於久安知天下後世不以病邦衡宜中者而病子耶古語有之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晚節之難也德徵勉乎哉歸拜而翁為予道契潤燕道予所以為贈者而翁亦必莞爾謂予言然矣

送大理丞魏君赴任南都序

弘治四年夏五月兩京大理丞皆缺天子命吏部慎選

法司堪其任者補之吏部選於刑部憲臺之屬得溫良明慎者四人具以名聞於是曲阜魏君廷佩自都官郎中遷南京大理寺右寺丞命下朝之搢紳欣然胥慶以為得人顧猶以為丞之職未足以展廷佩之材者蓋其賢名孚於士論久矣廷佩將行少司寇張公暨其同官之舊徵予言贈之予曰丞之職重矣非宅心恕而聽斷明者不足以堪之丞之職克舉則凡天下之事處之無難矣在唐之世李日知為司刑丞論囚每存平恕少卿

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為法不當死爭之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活理日知亦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兩狀列上朝議竟從日知嗚呼人之死生繫於丞之一言其職不亦重乎若日知者可謂克舉其職矣我朝設大理寺損益前代之制有卿有少卿有左右丞得人之盛度越前古予生也晚不及見之耳目所及者得三人焉若河東薛文清公廬陵蕭文昭公王恭毅公皆所謂傑然者也文清直犯婦之寃幾

陷大禍而不悔文昭駁舜文之吏人至於今頌之恭毅以經術飾事平反尤多其所駁正訟牒凡官大理者傳錄以為矜式三君子之後克紹前休者蓋有之矣予獨於廷佩深有望焉廷佩少孤事母以孝聞母歿廬墓三年州里皆稱其孝及登進士第奉使親藩凡所贈遺悉却不受搢紳皆稱其廉官刑曹數年精法比通故事凡所聽斷罔不當乎人心而同官咸讓其材夫孝者行仁之始自孝而推之必能哀矜以全民命矣廉者範物之

本自廉而推之必能明法以繩貪吏矣至於推利口辨疑獄非材鮮濟以廷佩之材則其詰兩造聽五辭而察於法之麗又其所優為者近追三君子之風猷遠紹日知之平恕非廷佩吾誰望哉昔吾先公為司寇最重文昭以為異日必為名臣其後文昭由大理丞累官南京兵部尚書賢聲赫然論者咸稱先公知人今吾重廷佩猶先公之重文昭也廷佩往哉南都自是無冤民矣英聲茂實與文昭相望於後先有日矣廷佩尚勉之以成

吾知人之名

送憲副洪公赴任序

錢塘洪君宣之以明經登進士第擢刑部主事遷員外郎再遷郎中具詞學之嫺法比之精端慎之操稱於人人也久矣山西常有大獄宣之奉檄即訊具得其情以報閩盜攻刼江右有司逐捕獲千餘人聖天子慮其濫及不辜敕宣之往鞫而後加刑焉宣之誅其渠帥釋其脅從所全活甚衆由是賢聲益著吏部兩以大理丞薦不

采用會外臺之佐多缺天官卿愼選堪其任者宣之名在選中遂遷江西按察司副使大夫君子咸謂天官卿舉得其人又謂宣之材且賢足以不負所舉也凡江右搢紳之士在京師者屬予言贈之予典邦禁常資宣之自助令其遷也予固不能無悵然者其何言諸君子請予言者豈以予嘗歷外臺頗知持憲之道耶則願為宣之陳之夫國家所以設憲臣者欲其擢良謪姦扶善刑惡使吏稱職民安業也居是職者公以宅心而不恤

謗訕平以用法察其罪之所在而致辟焉斯得持憲之道矣近者用法者嚴於吏而姑息於民嚴於巨室而姑息於貧下凡頑民有訟其令長者輒移文逮之榜笞梏拲輕則致其罰重則褫其職吏惴惴焉若轅下駒况能修其職耶豪黨武斷於鄉曲者不能無然自愛而重犯法者亦有焉今之狡詐之徒或訟巨室之辠聽者不復覈其實急逮而痛懲之甚者沒入其貲産嗚呼彼巨室獨非人子乎此無他畏謗而欲便已也畏謗便已其得

為公且平耶宣之官刑部十有餘年其處心公其用法平予知江右十三郡六十餘縣之吏與民自是得舉其職而安其業矣朝廷公卿之選取于外臺者居多若大司馬華亭張公大司寇金堂杜公少司寇莆陽彭公吳興閔公皆起自外臺以予不敏亦由外臺累轉至今官宣之材且賢其膺晉錫承寵光以與羣公接翺天衢有日矣予未耄尚及見之

送戸部侍郎吳公歸省序

聖天子隆孝養於兩宮爰推恩以及人老制詔羣臣親在者歸省親歿者展省卹隴於是小大之臣捧命書望桑梓而歸者踵相躡於途迺弘治二年春戸部右侍郎漳浦吳公奏曰臣無似遭逢盛世自給事累遷至今官先皇帝加恩存歿錫之誥命贈臣父以臣職封臣母太淑人今臣母年八十而臣久宦輦下親養缺然伏惟陛下以孝治天下臣乞暫輟職務如令歸省且展焚黄之禮敢昧死以請制曰可其賜楮幣千貫以為行費公將行

閩之大夫士罔不艷公之榮而侈上之賜於是春坊諭德林君亨大屬予言為公贈予惟先王盛時臣之事君未嘗不急於公義而君之使臣亦未嘗不恤其私情四牡之詩概可見已至於後世為上者徒責其勤事而不顧屺岵之孔悲為下者徒切於私養而不念王事之靡盬故有棄官養親者不可謂非孝然於臣職有缺焉絕裾奉使者不可謂非忠然於子道有歉焉嗚呼忠孝兩全在後世亦難矣哉聖天子推錫類之孝以及臣工子

告之令式遵舊典恩禮優厚度越前代而比隆古昔哲王矣公之歸也燎黄隧道牲醴載陳榮光爛然賁於幽壤撫松楸而薙宿草必將慨然曰吾君之賜也升堂拜母鳳冠鶴髮儼坐中堂公偕婦子具水陸之品陳丹荔黄蕉之珍捧觴以為太淑人壽又將欣然曰吾君之賜也私情既伸式遄來朝勵匪躬之節勤夙夜之慮以修職業而答天休庶乎公義私恩兼盡無憾矣矧今聖心孜孜求賢以圖至治在廷大臣巍然負公輔之望如公

者無幾詎可久違闕庭哉明年惠和禁柳初綠諸君子將連騎迓公崇文門外公其勿久滯於私哉

送太守孫侯赴京序

建昌太守滇南孫侯循例入覲京師卜日戒行其寮友同知耿君洵推官華君烈屬予言為贈予為刑部尚書時侯實為郎中以是知侯之為人及侯來守吾盱予致仕家居又知侯之為政重以耿華二君之請故道予所知者為侯贈且識予所感焉侯明敏好學以明經登進

士第擢南京刑部主事再遷為郎中在官以廉慎持身以明恕折獄自公卿大夫以至南畿士民皆稱其賢司寇或以公事出輒以侯攝部事侯察小大之獄審辟宥之宜罔不當乎人心賢聲益著吏部每以藩臬之佐薦不果用及吾盱缺太守遂以侯補焉侯為守其廉慎明恕如在刑部時其施於政奉法循理不立異以徼名視人所利病而興除之未嘗出入阡陌以督耕也而人修疆畎治菑畬無苦窳偷生者未嘗月書季考以勸學也

而士以文行相淬礪無荒嬉怠業者未嘗戒師旅嚴逐捕以禦盜也而大山長谷之間無帶牛佩犢者徭賦均獄訟平逋逃復閭閻無愁嘆之聲未有知其所以然者蓋有古循吏之風焉今之為有司者上官為之延譽或再歲而遷或未考滿而遷侯為郡三年矣廉靜自修不求知於人而人亦無能知之者故遷擢未及焉予每與一二相知者言之輒為之深嘅豈所謂知德者鮮今猶古耶抑奔走承順世以為恭而端良恬靜世以為簡邪

無乃當道知之雖深欲久其惠而大其用邪今之三年朝覲即周典之述職漢法之上計也聖天子勵精圖治察羣臣功罪而黜陟之大宰三原王公少宰雲間張公又皆精白以承休德侯之入朝必有能知之者矣吏部考郡縣所上計而察其治行轉以上聞旌能命德之典舍侯奚適哉獨恐侯膺晉錫被寵光不獲終惠吾邦耳耿華二君與侯協心圖治必知予非妄語人也故書以贈侯且以塞二君之請

送方伯韓公赴四川序

四川在禹貢為梁州之域介乎華山黑水之間其水陸有峽山棧道之險羌夷環其四境者溪洞阻幽易怨以變故朝廷選用方伯常慎擇其人非負材猷識治體者不輕畀弘治六年秋四川缺左布政使聖天子詔以江西右布政使韓公大經往補之盖以四川為西南一都會非公不可故也公將行其寮友方伯沈公時暘等既喜公晉陟大藩又念公遠别不能為懷徵予言贈之予

之耄言奚足為公贈而公之賢與其家世之懿則嘗聞之矣公世家會稽宋丞相忠獻王之十二世孫而今襄國左長史衡軒先生之長子也早以明經登進士第擢官大理讞議稱平遷淮陽太守循良之政為南畿諸郡甲尋陞陜西叅政江西布政敦大體略細故吏畏而民懷之所謂負材猷識治體者公實有焉今之往也愼固封守使疆內無虞也和裕兵民使婦子寧而生理遂也懷柔羌夷使服教承叙毋敢蜂屯而蟻雜也皆公所優

為也矧公嘗奉璽書慮因四川多所平反西人德之公固熟其民俗人亦習公禁令則其政之易成教之易行豈他藩比哉異時入輔出鎮或佐天子布政令於明堂如忠獻之在中書或秉旄鉞董師旅於重地如忠獻之在安陽赫乎炳乎追前人之休烈著勲名於鼎彛非公而誰哉傳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此沈公與諸君子所望於公者也敢以此為公贈若夫山川行役之勤雲樹睽離之念乃其瑣瑣者予可畧也

送僉憲萬君赴京詩序

成化十五年秋八月湖廣按察司僉事安城萬君公錦捧表詣闕賀聖天子萬壽將行其寮友相與為醵燕餞於憲臺之廣視堂酒酣憲副馬君啟東取唐人早朝詩和之為公錦贈憲使胡君尚愚曁在席者咸和之藩省以及荆楚能言之士亦相屬和之詩之意大率道山川登覽之樂帝都城闕之壯冠劒輿衛之盛以至友朋繾綣之情而頌禱之意寓焉公錦粹為一卷屬予序之予

惟古之君子之相與其聚也有燕饗之設其别也有祖餞之禮而其燕餞之也非徒薦之以庶羞兕之以嘉樂而已又賦詩以道其志宣其情而觀人者亦於此觀威儀卜禍福焉秦伯饗晉文而賦六月君子知其將有敵愾之功印段饗趙孟而賦蟋蟀君子知其必為保家之主令尹圍賦大明叔向知其不終子展賦草蟲趙孟知其後亡言出於口而吉凶應之如影響焉此禮之廢久矣而憲臺諸君子始復之彼之賦也取古人之詩而歌之

此之賦也因古人之韻而和之然其意未嘗不同也觀諸君子之為公錦贈者其辭清以淳其節和以暢思而不懼樂而不荒其頌也不阿其好其禱也不牽於私有憂深思遠之情無諧謔笑傲之意蓋治世之音而足以鳴國家之盛也予雖非叔向趙孟之流然即詩而觀之則公錦與諸君子德業之昌聲譽之光於此可卜矣公錦安城名族氣剛而材美其巡歷郡縣所至有氷蘗聲今其行也朱衣象簡陟峻陛聯鵷班捧金函而祝壽瞻

咫尺之龍顔殆將去此而羽儀霄漢矣豈久於外臺者哉予與公錦皆楚産也故書此以弁羣玉且以爲他日之徵云

送李文盛通判兗州序

古之善觀人者每於得失進退之際而得其心焉君子之得志也直道而行不幸失志而退則安乎義聽乎命樂道而無悶小人之得志也窮兇肆慝及其失志而退則戚戚嗟嗟若不可生者觀人者於此察之百不失一

二馬予友李君文盛以進士起家擢刑部主事其讞獄也察其情辭附諸法律罔不心服長官有欲輕重其間者輒毅然爭之曰情如是法如是吾可拂人之情而亂國之法乎僚友有以私廢法者亦正色規之於是不以好惡為喜怒者皆喜文盛之有守而亦不勝人之怨嫉也文盛守益堅久之竟以微過出通判兖州予與諸君子知文盛者往唁之其尤親且厚者謂文盛曰子之得罪其實擠之盍訟諸或又曰某有隱慝子訟之彼且得

重罪文盛曰是吾過也且發人隱慝而泄已私豈長厚者所為乃治裝而行無幾微不平見於顏面嗚呼若文盛者非所謂君子邪非所謂直道而行者邪非所謂安乎義聽乎命樂道而無悶者邪彼有墨以敗官者一旦抵法方且嘵嘵焉懟諸人以為非辜鑽隙抵巇以覬幸免其視文盛所為彼獨何人哉初文盛得罪予與諸君子請於司寇乞留之顧以朝命已下無及矣及文盛之行相率賦詩贈之而屬予序諸首昔鄒志完與田承君

以氣節相激厲志完之貺也見承君出涕而道之承君正色責之且曰願君毋以此舉自淆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予雖非承君願舉其所以責志完者以為文盛贈文盛勉之使觀人者將益信予為君子也

送馬二尹赴任序

成化元年冬天下羣有司入覲者畢集京師明年春正月朔上御奉天殿受文武羣臣暨外有司朝乃詔天官卿察外有司之良奸而黜陟之自藩憲以至於郡縣吏

以沓貪田逋黠者蓋千有餘人又命有司慎簡俊彥以補其缺於是漷陰馬君德良由上舍生擢單父丞除書既下有惜之者曰德良育德邑庠卒業大學試事於大行人蓋達於從政者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夫豈不可顧屈之縣佐雖有材美亦何以自見邪譬之物然湛盧豪曹雖利不可以補履驌驦駃騠雖良不可以守閭韞奇抱異之士顧可使之汨沒下寮哉予曰不然君子之仕也行其道也道之所行豈以位之崇卑而有間哉子

謂都尊位者可自表見邪自漢以来典大州守大郡専制數十城者不為不多矣然奉法循理垂聲汗簡者幾何人哉其湮没無聞者蓋不可稱數也子謂處下寮者無以自見邪漢之仇覽一考城簿爾唐之崔斯立一藍田丞耳然惠澤洽當時聲光照簡策至今焉奕而不泯也故一命之士苟志於行道於人必有濟况丞為縣之上佐哉單父為縣在齊魯之間孔門高弟宓子賤巫馬期皆嘗為宰馬以德良之才往為之佐民之被其惠澤

也可幾矣湛盧豪曹不必陸剸兕象而後知其利也驌驦騠駃不必路極九有而後知其良也德良尟之哉夫簡修黜庸國家之彝憲也向之庸者既已黜之矣後之克修厥職者其有不陟之乎異時政通人龢循良之聲播於遐邇吾知棲棘之鳳噦噦乎來鳴於阿閣蓋有日矣德良捧牒于邁其友董君惠為徵言贈於是乎書

送興化王太守赴任序

弘治三年春天下藩臬郡縣百司各率其職來朝皇帝

詔吏部考其治行庸鄙者罷歸貪虐者褫職而慎簡內外臣寮有賢聲者補之吏部承詔惟謹旁求博訪務得其人以稱德意於是刑部員外郎天台王弼存敬有興化太守之擢存敬將行請於予曰弼承乏秋臺奉教之日久矣今為郡於數千里外不獲朝夕請益願得一言以比弦韋之戒予曰子之尊翁嘗倅和州以善政稱子之得於家庭之訓者深矣矧子昔以進士宰溧水愷悌之政通敏之才孚於上下今其往也施用其素得者而

已奚以予言為哉其同官諸君子皆言先生素重存敬願終教之乃告之曰郡守之職在商周為諸侯在漢則所謂二千石也上之所承有藩臬二司下之所涖有令佐以及典幕其任不輕而重也較然矣然承上不以道則鐫誚及之涖下不以道則訕謗叢焉為郡不獲乎上下而能安其位者鮮矣況能行其政惠其民而無齟齬乎今之為守者其中材則苟自便而已慮鐫誚之及也薦貨獻諂以阿之慮訕謗之叢也削觚毀矩以悅之君

子固不為也其有反是者則矯亢以自高不以道事其上暴戾以立威不以道遇其下於是乎上憎而下怨以至於僨事敗官者多矣循良之吏罕聞於時得非坐此邪蓋古之君子其律身也嚴其為政也勤其行已也恭其存心也恕以是承上而上推其賢以是涖下而下安其政夫何僨事敗官之有潁川渤海之賢所以光於簡策者其道亦如是而已興化閩南名郡其民秀而文名卿偉人繼跡於朝以存敬之賢往為之吾知期月間政

通人和上下交譽而頴川渤海之治效不得専美於昔矣嗟夫自漢以來寵禄烜赫名湮沒而無聞者不知其幾而循吏如龔黄者乃獨垂芳於汗簡以彼較此果孰重孰輕邪存敬勉之上推其賢下安其政膏澤洽於民名聲昭於後是予所望於子也寵禄烜赫而無聞者豈予所望哉

送李大倫歸省序

古之人得一英才而訓飭之未嘗不喜動顔色若獲寶

璐然歐陽子之得蘇子瞻也為之延譽惟恐不聞於時子瞻之得秦少游也嘉奬之意每見於詞章君子樂得英才而教育也蓋如此予自登第以来執經相從者多有其人若河東李大倫尤予之所愛重者也始予家食時大倫方丱角穎敏好學予固已愛之後數年大倫挾所長與十三郡之士羣試於有司主司得其文大加稱賞欲以首選處之同考者意見不同乃置諸第二由是聲譽赫然動江右及來京師不予愚而從之游予與之

語其氣溫然以和其容肅然以恭其議論其文辭粹然以正私心喜甚以為古所謂明睿之才若大倫者殆其人邪予雖不敢自擬於古之君子然喜得大倫也不啻若歐之得子瞻蘇之得少游也乃者大倫與天下士偕試於南宮予意其必首捷顧以一累黍不合有司之尺度而黜凡知大倫者皆惜之大倫曰是吾過也旅館孤燈進修益力既而援例歸省其親於盱水之上辭予以行予察其意若有不釋然者乃告之曰科舉者士之所

由以進身者爾其得失何足置欣戚於其中邪士茍道義無取焉雖甲俊造之選亦何足多邪予所謂望於大倫者不在於是也吾邦自宗以来號稱多士先達諸老或以道德稱或以功業顯或以文章名皆他邑所鮮者自諸老淪謝繼者寥寥若予之昏且庸不足以追先達之芳躅矣子獨有望於大倫焉大倫之歸也尚亦肆力於學以植其德以修其辭以底於大成他日重来擢高科躋顯仕文章施諸典冊勛烈著於鼎彝芳名懋績洸

况乎赫赫乎追配鄉之先達是則予之所望也科舉云乎哉予年未老尚及見之其為大倫喜殆有加於向之得大倫而喜也大倫勉之哉歸拜而翁為道予意其亦含笑謂予言然矣大倫謝曰命之矣乃書以贈其行

送廣東叅議於君赴任序

予宦游中外三十餘年士之以賢稱者多獲接焉廉介者或短於才通敏者或不足於守求其材與行之兼優者一何鮮哉曩歲承乏湖南藩司時襄府有大喪冬官

主事於君尚徳承朝命往治其塋域鳩工庀材諏日興役人不勞而事集衆皆推君之材事竣將歸宗藩所以犒勞贈遺之者甚厚君悉辭不受襄世子甚重之為記其春暉之堂具著其美由是君之廉聲藉藉荊楚間予詢諸士大夫乃知君嘗典陶甓之政於臨清又嘗監竹木之税於江陵其廉以律身敏以涖事皆如在襄陽時予因歎曰若尚徳者非材與行之兼優者邪及予入佐司寇而君亦再遷為郎中自筮仕至今十有八年而廉

介勤敏不少渝其初殆所謂有恒者哉成化丙午春天官卿擇可以叅議廣東省事者宜莫如君乃以其名聞遂遷廣東布政司右叅議予又嘆曰君之清操懿材吾君與吾相皆知之矣君將行其寮友郎中蕭君冕等相率請予言以贈之嗟夫君之材與行妥於人人久矣今佐名藩率其素履而已矣本之以廉加之以敏政其有不舉人其有不服暴鷙其有不化者乎合浦之蠙珠自還連韶之鍾乳復出番舶之朝貢者屏息聽命而山谷

恭獠咸率條教不敢違予知君之賢名將與吳隱之孔左丞相望於後先矣乃書以贈君且以塞諸君子之請

椒邱文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椒邱文集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徐用中

椒邱文集卷十二

明 何喬新 撰

序

金壇段氏族譜序

金壇段君敏繇進士出宰新城嘗念其家譜遺軼無以昭示來世乃因其叔父舒所録先世圖譜遺文纂次成書先以系圖次以家傳又次以先世遺文與凡儒碩詩

文爲段氏作者既成委子族子棪求序其首簡按段氏有二族其一以官氏周禮所謂䍐臬段桃是也其一以王父名爲氏春秋傳所謂共叔段是也金壇之段未知孰所本其先世家汴梁完顔氏蹂宋有百三公者渡江而南始家京口二子一居丹陽一居金壇日益蕃昌自百三公至縣宰君十有一世矣今覩其譜斷自始遷之祖者詳其所可知也汴梁之族不録者闕其所不可考也旁支承繼必著其所出者不敢忘天姓之親也先世

善行必紀其實者不敢誣其祖也辨昭穆之戚疏叙傳承之久近甚得古人作譜慎重之意可謂賢已予嘗考淳安汪氏之譜以魯侯為祖番陽吳氏之譜以季札為祖而承傳卒莖具焉皆自以為博矣然予竊疑之數千年間或盛或衰或絶或續安知不有拜汾陽之墓者乎安知不有冒稱東坡出子者乎則其詳也乃所以為偽也段氏之譜於有徵者不敢遺無徵者不敢紀其賢於彼遠矣段氏自百三公以來世業醫而本於儒其利澤

及人者博且深矣而縣宰君以文學發身政聲赫然方將躋華陟要以顯其親以光斯譜予未髦尚及見之

晉江莊氏族譜序

陸川縣令晉江莊槪世平捧其家譜詣予請曰兹譜先君僉憲所作而槩增續之者也惟吾莊氏之先居先之固始唐龍啟中從王潮入閩始家泉之永春歷九世至諱夏者起家進士以文學風操爲名法從累官兵部侍郎兼煥章閣待制賜第泉城卒贈少師今家晉江者皆

少師之雲仍也自入閩至於今凡十有九世舊有譜名蕃衍記厲經兵燹散軼先君始因蕃衍遺稿旁採先世碑誌以成兹譜世經人緯倣史氏之年表而家譜復完先君歿垂四十年族之生者卒者仕者隱者日夥矣不可以不録故槩增而續之附以先世之遺事以及名公之文章總若干卷敢求先生叙之以示我後之人子考姓氏書莊氏有二皆以謚氏者也其一魯莊公之後青究之間多祖之其一楚莊王之後江漢之間多祖之晉

江之莊或出於魯抑出於楚盖不可考矣然魯之姓姬其先出自帝嚳楚之姓羋其先出自顓頊是二姓者又皆出於軒轅氏其源未嘗不同也莊氏自光入閩至少師始大著少師三子皆以宦業聞延及曾玄典郡縣位侍從者累累有焉入國朝有曰謙材者舉進士為山西參議曰巽者户科給事中曰亶者兵科給事中曰敏者亦舉進士為雷州太守曰琛者僉廣西按察司事即槩之父也簪纓蟬聯若此其盛非少師之遺澤耶嗟夫譜

之作所以志吾先祖所自出孝子仁人所慎也世之作譜者予竊惑焉或非其祖而冒之或恥其先之微而棄之可謂孝且仁乎今觀莊氏之譜斷自所可知近者詳之遠者略之不可考者闕之不敢冒而亦不敢棄也真孝子仁人之心哉繼自今莊氏子孫以學植身以禮正家以孝奉先以仁睦族以紹少師之休光而益衍其慶斯可謂賢矣不然學則不勤德則不競以至沒世無聞焉豈不有愧於前聞人哉廼序以告為少師之後者

安沙游氏族譜序

福建按察副使豐城游君取其家譜重修之凡若干卷先之圖以表其世系次之譜以紀其行實而歷朝之誥勅曁名卿峻儒之詞章附焉間屬予序之且曰游姬姓也而我游氏則鄢姓也姬之别子國於鄭其小宗曰游吉者以王父字為氏子孫世保其姓不墜焉南唐時有仕至尚書者始家吉州之蛇塠四傳至諱大托者徙崇仁之藍陂又八世至諱宰均者復徙豐城之安沙又五

世為子美子輝子美之子曰覃恩府君子輝之子曰朝奉府君朝奉實鄢氏子唐湖南節度使燧武十五世孫少從其姑鞠於游遂為游氏後入國朝以來若富州司訓惟善則覃恩之後姬姓之游也若吾與應山教諭邦貞壽光司訓弼進士理則朝奉之後鄢姓之游也今吾欲仍游氏歟念水木本源之義於心有未安欲復鄢姓歟則先世已隸戎籍於法有不可姑於朝奉之譜著其所自出以見吾宗為鄢姓之游而別於姬姓之游可乎

不可乎子曰可夫萬姓之繁其始一本耳遂古之時若風若姜若姬若嬴其初兄弟也兄弟之身其初一人也一人之身其初一氣也果孰親孰疎孰同孰異耶先王因生賜姓所以别生類慎婚姻崇本始使人知親親尊尊之道焉耳親親仁也尊尊義也厥初生民安知姬之與鄭不出於一家不同乎一氣耶惟明其所自出而不附會焉仁義之道在是矣矧游以氏見於春秋之世者已非一姓其在周者則游孫伯之後也其在晉者則桓

莊之族也其在宋者則公子游之後也與姬之游鄭之游盖五矣亦何患於同邪憲副君因其姓之同而推其本之異豈非仁之至義之盡而得親親尊尊之道者乎雖然所貴乎世家者非能言其祖之謂能踐修厥猷之謂也游氏之先代有達人而憲副君又以博學清操有聲於時為之子孫者尚其祇適乃祖仕而登朝也秉忠貞之節隱而家食也脩廉慎之行斯不忝其先矣詩曰無忝爾祖聿脩厥德游氏子孫念之哉

廬陵吟溪陳氏族譜序

予友秋官郎中廬陵陳君時莊出其所脩家譜屬予序按譜陳本舜後其先胡公滿以神明之胄國於陳為楚所滅其子孫遂以國氏宋初有諱松貞者為廬陵教授因家城北之吟溪而廬陵有陳實始於玆傳數世至諱世榮者登進士第卒官宣教郎而其子元伯尚宋宗室女其雲仍日蕃其衣冠日盛而陳遂為廬陵望族國初有諱灌者佐太祖高皇帝定天下累官宣城太守宏謨

駿烈國史紀焉宣城嘗病其家譜散軼欲脩輯之未就而殁宣德癸丑其子致廣始考其可徵者倣眉山譜例為流慶圖而先世之遺文軼事附焉迨今三十餘年其族喦爽繁衍不可勝紀時莊致廣從孫也復取舊譜而增脩之自七世以上則仍其舊不敢輙有損益八世以下則詳考而具錄焉名卿偉人之詩文為陳氏作者各以類附錄於後總題之曰廬陵陳氏續脩族譜夫族譜之作明吾之所自出也故君子慎之果吾所自出歟雖

賤且惡焉不敢遺也遺之則黜其祖是不孝也非吾所自出歟雖貴且賢焉不敢冒也冒之則困其祖亦不孝也然杜正倫世出本微而求合於城南諸杜則因其祖矣近世吴興秦氏耻檜之奸而諱稱其子孫則黜其祖矣嗚呼古之譜其族也明之後之譜其族也亂之苟譜之而以亂之也曷若不譜之為愈哉今觀陳氏之譜斷自其所可知而其不可考者缺焉斤斤焉尊祖睦族之意是固孝子之用心也時莊以明經登第其為司法勤

慎而文寖寖乎躋華登峻以亢其宗以昭其祖以光啓其後盖有日矣昔唐宰相世系表以貴傳廬陵歐陽氏族譜以賢傳斯譜也安知不以時莊之貴且賢而盛傳歟

吉水王氏族譜序

山西按察副使王公允獻出其所脩族譜屬予序之且曰吾王氏系出瑯琊瑯琊之王顯於江左影華纓鳴佩玉者纍世不絶宋紹聖間有諱恕者縣進士擢江西節

度推官始遷於臨江之新淦推官之子諱琛又自新淦
遷於吉水之五嘉塘實吾吉水始祖也子孫蕃衍或出
典藩憲或入官臺省為邑之著族不有譜以紀之何以
昭吾先世而示吾子孫哉又曰吾宗人家吉水者數千
指其初一本也源流而末益分於是乎有朞功之屬焉
有緦麻之屬焉有袒免無服之屬焉世之薄者於其疏
屬相眎如途人緜無譜以稽之也使有譜焉等而上之
則出於一本旁而推之則分為羣支雖百世之遠而祖

考不忘宗族不散尊祖敬宗之心將油然而興矣此吾譜之所以脩也子幸為我序之予惟族譜之作所以推其本聯其支而尊尊親親之道存焉世之譜其族者蓋多有之然誕者上推古昔以為博夸者旁援它族以為榮不幾於誣其祖乎今王氏之譜據其所可知而不失之誕缺其不可考而不失之夸推其祖之所自出有尊尊之義焉詳其族之所繇分有親親之義焉真得古人作譜之法矣雖然所貴乎世家子孫者非譜其族之為

難而克紹其先之為貴王氏之先代有達者若太保祥若司徒導皆琅琊之望也為之子孫者廸厥德踐厥猷以亢厥宗斯有光是譜矣充獻出佐外臺而其從弟充實為南臺御史皆焯焯有賢聲顯庸有日矣然則繼太保司徒之烈而垂子孫無疆之休以光是譜者非充獻兄弟而誰歟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充獻兄弟念之哉

南豐曾氏族譜序

南豐曾君仲質捧其宗譜詣予請為之序予謝曰子之先世以道德文章名天下天下推為名族與漢之華陰楊氏唐之河東柳氏並稱宗譜必得名世者序之不腆之文不足以辱子仲質曰吾先世道德文章寂寥久矣所以請於先生者願得一言告吾之子孫以祗適前休耳敢固請予廼受其譜而閱之首譜序得姓之由著矣次家訓正家之道嚴矣又次之宗圖世系昭矣又次之家傳世德詳矣附以前代與當世名賢之文所以光昭

世美者備矣予作而嘆曰懿哉曾氏之文獻萃於此矣吾盱大家世族不爲不多一再傳之後子孫雖碩且茂而文獻已不足徵此正文定公所謂𦂳子儉孫也求如曾氏之文獻彬彬者一何鮮哉予爲邑庠生時嘗識仲質之先君子汝愚今歸老於家又識仲質其父子之行已渾然端且厚不失其世守閲其譜又知其子孫之茂且賢信乎其爲名族而無愧於華陰之楊河東之柳也雖然所貴乎名家之有譜諜者非惟使子孫知其源流

所自而已正欲其知祖宗之德業而趾美承休焉曾氏之先郕國公以道德鳴於周而萊蕪實啟之文定公以文章鳴於宋而文昭實和之其立德立言皆所謂不朽者也聞其風者咸思則而效之况其子孫也哉曾氏之子孫尚思祗適前休仕則推乃祖之道於用使膏澤洽於民居則體乃祖之道於躬使德業薰於鄉斯不忝名賢之裔胄矣嗚呼曾氏子孫尚勉之哉

瑞安鍾氏族譜序

福建參政瑞安鍾君景清示予以所脩族譜俾序之按譜鍾氏本微子之後春秋時宗伯之子州黎自晉奔楚仕至太宰食采鍾離子孫因以邑爲氏漢有鍾皓魏有鍾繇唐有鍾紹京皆以德業光於簡冊唐之季葉有諱慶禮者仕湖南馬氏始居雲川其孫成德又自雲川遷溫之瑞安又十有四世至諱源府君實參政君之八世祖也今譜斷自府君爲始詳其所可知也自府君以上畧而不錄缺其不可考也首之譜例明作譜之法也次

之系圖著承傳之序也又次之世譜紀行實之詳也亢宗鳩族必有規範故家規次之裎身正家必有儀榘故家儀次之附以列聖之誥勑昭天寵也繼以名賢之碑誌表卓行也其立例嚴其考據精真得古人作譜之良法矣嗟夫人本乎祖猶木之本乎根水之本乎源也世之昧於一本之義者往往妄附於名賢華胄以為光耀殊不知自陷於二本矣松栢蒼寒而綴芙蓉於其顛君子固識其非類流水東入於河雖淆而為一其清濁固

自可辨也人於其祖而可以二本乎二本者亦何益之有哉故歐陽子之譜其族中間失其世次者再蘇老泉之譜其族由一世之上失其次以二子之學識絶人猶且缺所不知而不敢誣其祖也如此而况於他人乎若參政君兹譜葢深明一本之義而得歐蘇之遺意矣抑予聞之根之感者其末茂源之深者其流遠鍾氏之先其根源茂且深矣而參政君起家進士為朝名郎為省膚使政聲焯焯有聞於時予知承休篤烈以紹相國之

家聲以復鍾離之封邑者必祭政君也傳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予於君有望焉

南昌梓溪劉氏族譜序

南昌梓溪劉氏自始遷迄於今以文獻臨一鄉者葢餘三百年矣其先本陶唐氏之裔至漢光有天下其别子荆胙土廣陵子孫因家焉荆之七世孫瑯琊内史會始徙丹陽會之四世孫隱人又徙晋陵隱人之曽孫晃爲睦州刺史又家於睦晃之九世孫奭避廣平之亂又自

睦徙信之玉山𡾟之十世孫從禮侍父允廸宦遊江右愛梓溪民俗淳厚乃卜居焉子孫爲奕繁衍遂爲望族從禮之七世孫孟堅嘗譜其族其後屢脩之至十一世孫福建按察司僉事子肅字敬之者與宗子子來復乔考玉山諸譜而增脩焉其立例甚嚴其考覈甚精自允迪而上推本於陶唐氏系序不紊遡流而源也自從禮而下或居或從備録無遺由本而支也名諱字行各從其類所以辨昭穆也生卒娶葬具著於譜所以紀終始

也附以誥勅之詞昭寵貺也次以碑銘表碣之文表善行也其尊祖睦族之心藹然見於斯譜矣敬之將刻板以傳徵序於予嗟夫宗法之廢久矣能言其祖郯子所以見稱數典而忘其祖籍父所以無後也在春秋時且然況於後世乎敬之兄弟生於宗法既廢譜諜失官之後乃能推本其祖至於百世之遠而其所譜又斷自始遷之祖而致詳焉是蓋賢於籍父而郯子不得專美於昔矣雖然所貴乎文獻故家者非世祿之謂也世德之

謂也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是之謂世祿迪德象賢克念厥紹是之謂世德劉氏神明之冑其明德遠矣爲之子孫者祗厥身服厥訓順厥則以成乃顯德以宣乃令聞以纂乃前休兹可謂世濟厥美而無忝於文獻故家者矣豈真世祿而已哉詩曰貽厥孫謀劉氏之先善於貽謀矣又曰繩其祖武子有望其後人焉劉氏之子若孫尚朂之哉

臨川洪氏族譜序

臨川洪生球捧其家譜一鉅冊託予外孫揭瑀持詣予請為之序予展而閱之則知球乃宋忠宣公皓之裔也予因嘆曰忠宣公父子在宋以文章節義著聲於時南度已後第一流人物也始予覩球以經學教訓吾鄉後秀學興行端且厚吾固疑其有所本也及得譜然後益信其有本非忠宣公能有是子孫乎乃為之序曰忠宣公當靖康之變出萬死一生之計使萬里外强悍侵陵之敵歷十五年南北通好然後放回其臣有慮其知國

虛實為後患者遣騎追之及於淮而公與同歸者張邵等已在舟中追騎相顧無可奈何及入見高宗慰之曰蘇武不能過也命宰相與直閣之職而公數稱張浚之賢忤秦檜意遂閣詔命出領鄉郡尋又貶嶺南檜死而後得歸朝其外厄於强敵內厄於奸臣艱難險阻靡不並嘗而公始終一節不以死生禍福累其心然公生八子曰适曰遵曰邁皆以博學宏辭進其後适與遵皆致大用而邁亦僉書樞密院事豈非忠義之報乎忠宣公

始居鄱陽其後遷新安而忠宣公之弟䂬為臨川司户者遂家臨川今球之宗是也予嘗論之為宋使金者公與宇文虛中也虛中露才現奇遂為金人所用而喪其守公則不然韓昉欲易其官爵以死拒之不從尼雅滿廹之事劉豫以死拒之不從烏珠訪以伐宋之策拒之不應其瀕於死者屢矣然終免於死宇文虛中受金人之寵最多聚其族而居之然其後少為牴牾全家死於烈焰子孫無噍類焉孝宗極力訪求僅得其族人紹宗命

之以官俾嗣其後而公之歸也諸子相繼登兩府而遷他郡者子孫亦皆繩繩不絶宦業昭著於時忠義之報天道故不爽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球之子孫尚修其德哉傳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忠宣以下爵位顯矣有封魏國公者封秦國公者球與其諸子孫尚思所以復之哉予先祖文定公與忠宣公仕同朝又嘗同時固有世舊之好也遂書此以為序以為洪氏勉

壽孫母太淑人詩序

成化十有七年夏四月上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公伯大自大同移鎮河南公將赴鎮道過晉陽謂予曰洪生五歲而喪所恃所以保抱攜持訓誡教督俾克有立者繄吾繼母之恩及洪登進士第擢夏官郎先皇帝推恩所自封先君兵部郎中贈先妣王及封繼母劉俱宜人錫之勅命以寵嘉之今天子嗣位洪出佐汳藩尋遷布政使三轉而都内臺顧吾菲薄何足以膺之實祖考先妣之遺庥而繼母之教也念祖考先妣不可見矣繼

母在堂亦已老矣廼懇請於朝以假寵於存殁於是吾祖考獲贈官階與洪同而先妣加贈淑人繼母進封太淑人今吾母年登七十而命書適下十月六日則說悅之辰也大夫君子喜吾母壽且榮相率賦詩遺吾以致頌禱之意方欲抗章歸省以展獻壽之禮而又有移鎮之命不敢顧其私將遣吾兒楷持諸君子之詩歸壽吾母子其序之俾吾兒誦之以侑壽觴庶幾一解其顏也予嘆曰盛哉孫氏慈孝萃於一門矣世之為子者鮮克

盡孝於繼母而爲母者亦鮮克盡愛於前妻之子薛宣以明經致位宰相而事繼母孝養有缺君子譏之王祥事繼母朱以孝聞而朱遇祥不以道君子深憾焉太淑人愛都憲公不啻如己出而都憲公孝養誠篤不啻如己所自出慈孝之風葢前古所鮮者玳首金鈿光被天寵鳳冠霞帔煌其在躬天所以昭賢淑也予想斯辰也宗姻畢來絲竹迭奏里婦胥然歆豔曰吾所以教子者盍如太淑人乎凡爲人子者亦將感奮曰吾所以持其

身而孝其親者盍如都憲公乎是豈一家之慶哉予與公同登進士同官大梁茲又同官憲臺視公猶兄視太淑人猶母也顧縻禄於茲不獲捧觴上壽以罄同一人子之情廼爲之序以寓予意焉

慶長史程公七十序

韓府長史新安程公孔著生於洪武己卯四月廿日迨今成化戊子年登七十而公之配宜人齊氏先公三年生至是七十又三矣其子地官郎中用元喜其父母壽

且康也前期求詞林諸公詩歌寓歸以為壽既又念二親具慶而不獲躬帥婦若子捧觴上壽悵然者彌日於是秋官主事謝君德澤暨凡與用元好者相謂曰吾曹與用元或生同鄉或舉同年或仕同官視公猶父也視宜人猶母也公與宜人壽考龢豫吾曹與有慶焉非獨用元之慶而已繫官於朝不獲升堂拜慶豈獨用元悵然哉逌吾曹亦有憮然者盍為文詞以道頌禱之意因用元致之以為公繁祉之祝可乎衆皆以為宜而屬筆

於予惟程氏新安之世家也自忠壯公著勛烈於梁垂光錫祚久而彌昌歷唐宋以迄今茲外典方州內贊鈞樞者代有其人公恵𢿱允肅克紹前休以儒學起家為任邱教諭循循善誘學者歸心焉兩相親藩惟忠義是廸惟謩訓是陳用是甚見親禮年甫六十謝事而歸優游桑梓以子恩光被命書進階朝列大夫而宜人亦被龍章之寵錦衣珠翟輝映里閭子五人諸孫十餘人蔚然梧竹之並秀韡然芝蘭之聯芳也洪範所列皇極之

福公蓋兼之矣南山有臺之詩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又曰樂只君子德音是茂説者謂德爲壽之本而壽迺德之效也公之享此繁祉者非本於惠龢允肅之德歟是可頌已予亦與用元同年者也故爲詩遺之初度之辰良朋簉止俾未冠者歌之以侑壽觴亦庶幾南山有臺之遺意也其詩曰巀彼黄山有菀厥靈鍾于君子維時之英維此君子忠壯之胄慶源孔濬延畀爾後迺柬教鐸于彼任邱青衿濟濟來歌來遊來游伊何式覲我

德爰及邦人罔不是則維皇有命俾相賢藩左右諷議諤諤讜言旅力方剛歲月未邁休老于家其樂洩洩婉德維媛命服斯皇嗣德維子㤀蚔有瑲何誕之月維此孟夏宗戚具來式燕且譽考鼓逄逄笑言雍雍小大稽首祝壽於公清酒維湑酌言獻之祝公多祉俾耄而期相彼蓼蕭零露孔厚矧玆君子胡不遐壽於皇上帝作善降祥委祉于公奕世其昌

慶義民黄君愈敬六十序

予為童子時侍先冢宰之側先公每稱鄉先生陳伯賢揭敬文之賢且曰惜汝不及見之不獲考德而問業也又曰吾鄉之俗將日漓矣吾見其兆矣然後生可畏安知無伯賢敬文其人可以表俗者邪汝宜擇而從之可也喬新謹識之退而求其人得富而好禮者數君子焉每敬而慕之且嘗見諸文字以為鄉里勸白水黃君愈敬予所敬慕者之一也愈敬輕財急義如古燕趙之節士好遊佳山水如晉宋之名流讀書賦詩以自樂如宋

之陸務觀居鄉恂恂不敢以富貴加於人又有萬石君之風予私以為伯賢敬文不可作矣賢如愈敬者其殆庶幾乎自予出仕於朝不至鄉里者幾二十年成化癸已予遷河南憲使便道歸省先壠訪平日所敬慕者僅存一二焉而吾鄉之俗益衰儒家之子或去而服技藝矣力田敦樸之世或變而競淫侈矣以健訟為智而敬讓之行微矣以豪敚為能而廉耻之節喪矣骨肉競錐刀而孝友之風薄矣當是時而愈敬所存所行獨不遷

於俗表然為一鄉之望譬之蕭艾芃芃而覩芝蘭之猗

旎蓊茸欣植而瞻松栢之蒼寒也予乃喟然嘆曰先公

之言於是驗矣予雖不復見伯賢敬文而從之游得見

如愈敬者亦何其幸也是歲九月廿五日乃愈敬懸弧

之辰姻戚將合醵壽之曾君唯學先期請予言為壽筵

之祝嗟夫予之言豈足為君重哉而予之行急不獲采

金嶂之芝酌銀溪之泚以為君壽乃舉觴而遥祝之曰

吾鄉之俗漓矣安得如君者數十人以挽漓而復淳乎

又祝曰使君壽臻耄期爲鄉大耋安知其無感而遷善者邪遂書之俾諸君持侑壽觴

慶黄君愈明五十序

予友黄君愈明世家廣昌銀溪之上其先君子希古以貲雄一邑蓋如古之宛孔蜀卓等然富而好禮進子姓於學故愈明兄弟皆雅飭溫裕無侈汰之習焉予年十五六時愈明以故人子謁於先大夫退即書室與予講業時予雖少已知敬愛之矣後數年愈明與予補邑庠

弟子員遂與同舍以學其出入必偕相得甚懽又十有餘年為成化乙酉再會於京師則愈明年已五十而予亦三十餘矣始見愈明也其風度秀美論說偉辯譬諸甘泉之芝榮光燁然雖不識者亦知其為瑞世之物矣及與同舍其年益壯其學益充譬諸碧梧翠竹翹然翁蔚之中其勢蓋將聳壑而昂霄矣及聚首於京則愈明涉世益深立志益卓譬諸岨崍之松風雪凌厲之餘龍虎蠼拏不可得而狎翫矣盖予於愈明屢見如屢不同

如此非所謂進德不勸者邪是秋愈明以上舍生擢蜀之濉縣宰甫閲月適其初度之辰朝之薦紳知愈明者喜其榮且壽也相率載酒肴以慶之且屬予言以為愈明壽予惟孔子曰仁者壽傳又曰人有壽而後能饗諸福然則壽者福之首而仁者壽之本也愈明承先世之慶澤忠厚以始其本詩禮以濬其源其德與其年俱進謂之仁者非邪今受天子命為宰於錦江玉壘之間上應列宿下子群甿立條教以宣恵澤則仁之施益廣子

知其縣艾而耄期縣令而公卿盖猶泉涌而木升也昔之語賢宰令者或飛舃於天際或養鷄於雲中此皆荒誕而不足信若愈明之仁而壽以膺多祉盖理之可必者何必采青城之芝餌巴穴之丹尋金馬碧鷄之神而後能延年益壽也哉遂序以慶之

慶周母太宜人壽七十詩序

成化八年夏五月秋官郎中廣信周君宗用奉詔慮囚於閩予實同事焉宗用周旋八郡以洗冤澤民為己責

凡有疑必讞有寃必辨小大之獄必以情所全活者百有餘人事竣將致命於上間謂予曰是行也吾有二喜吾祇若明命宣風遐裔用宏聖天子好生之德一喜也吾母太宜人年登七十歲十二月十有一日實維誕辰吾得便道過家奉觴上壽二喜也予以為何如予嘆曰忠孝不兩全也久矣今子是行忠孝之道兼盡焉夫明清庶獄以推欽恤之仁可不謂忠乎升堂拜慶以致晨昏之懽可不謂孝乎是誠可喜也已乃告凡與宗用同

年者又告凡與宗用同鄉者又告凡與宗用舊且親者亦皆欣然為宗用喜相率賦詩贈之俾被之絃歌以侑壽觴僉謂予與宗用最故屬序諸首太宜人江姓廣信衣冠族也自其在室温恭淑慎父母鍾愛之擇所宜歸以適周氏為贈刑部員外郎周君之配浙江參政府君之冢婦上承下御宗姻稱賢焉員外君蚤世太宜人自誓守節訓字諸孤俾克有立既而宗用第進士擢行人遷刑部員外郎遂進今職而太宜人拜褒封之命雕軒

珠翟出入有煒里閈歆豔焉今年躋七十髮鬢皤然命服申申諸子恂恂諸孫詵詵凡世之所謂諸福者太宜人備諸一身矣昔儁不疑每録囚徒還其母輙問平反幾何即多所全活母喜笑異他時蔡君謨以忠鯁立朝仁宗嘉之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特賜冠帔以寵之宗用之歸也錦衣玉節率諸弟為壽太宜人問平反幾何縷數以對亦將喜笑為加餐矣入奏楓陛喜動天顔推賢所自安知不有冠帔之寵如仁宗於君謨之母

哉宗用之喜又當何如也廼書之以弁羣玉

賀南京刑部左侍郎阮公致仕序

弘治三年夏五月南京刑部左侍郎阮公以九載考績至京上疏懇請謝事聖天子不允增俸二級俾復厥任公以先隴在長子者為水所圮乞便道歸省墓而後行上許之公抵家拜謁墓下奠祭而加封樹焉事竣戒行既而疾作廼奏疏申前請且曰臣歴官三十有七年犬馬之齒六十有八年矣精力耗不足任奔走智慮衰不

足贊廟謨惟陛下哀憐賜臣骸骨以歸幸甚上覽其疏而憫之廼延進公資善大夫俾休於家盖異數也命下之日公卿大夫皆欣然曰吾君優禮老臣之恩阮公明哲保身之節可謂兩得之矣顧公已歸不獲執卮酒為公壽廼屬予為文寓至長子以頌且賀焉予惟君子出而致用勛烈著於國恵澤洽於民者固鮮尚或有之然晚節末路沉酣寵利卒與禍俱其得釋軒冕之榮遂雲山之樂者尤鮮也公自登進士第為廷尉有明允之譽為

郡守有循良之稱佐大藩以至為方伯著旬宣之績及遷都憲蒞閫陜威惠所加夷夏悅服入佐司馬以至今官聲望尤重所謂勛烈惠澤公無歉焉及將老也又能捧身而退承天子之寵光登山而遨望歸岫之浮雲踞石而歌和考槃之雅調迴視昔日惴惴於憂患之途不啻脱鯨波之澒㴾而泛畫舫於安流也出羊腸之崛嵂而鳴和鑾於康衢也所謂釋軒冕而樂雲山者公實有之嗚呼韋賢致仕而去可謂審明哲之幾矣然在相位

功業無聞焉寇平仲出入將相可謂有功於國矣然老不知退卒為奸人所擠二公所不能得者公兼而全之可不謂賢乎予少公五歲然衰且病甚於公乞身之疏屢上而未獲命未知何日得如公之歸也序以賀公不獨頌公歸休之樂又以識予歆豔之私云

慶太常林先生八十詩序

古之君子道弸於中文彪於外者多矣然際盛時得推所學以黼黻休明之治者蓋鮮幸而有之然或困於憂

悲阨於疾疢其介繁祉享脩齡而康豫於晚歲者尤鮮
韓退之一代文宗也困阨頓躓終其身其所遇何如哉
歐陽永叔繼韓而興雖嘗致位兩府然歸潁僅數年享
壽六旬有六而已其於所謂壽且康者有歉焉若夫際
盛時享多福而得韓歐之所未有者予於太常少卿兼
翰林學士莆陽林先生見之先生生於光嶽氣完之時
稟龢厚清明之氣其為學也博而精其為德也温以肅
其發於文也簡邃淵永有古作者之風早遊場屋已有

臧名遂以進士及第官翰苑掌帝制秉史筆侍經筵累遷今官凡朝廷玉牒寶冊之文金匱石室之紀先生皆與執筆焉公卿大夫紀功爍德之銘名山大川釋老之碑多出其手屢典文衡所得多知名士歷官三十餘年所謂憂患疾疢未嘗一及其心身先皇帝在御先生以年滿七十數求去優詔不允今天子嗣位之初先生求去益切乃得致仕南歸超然物表極山水之娛有子五人孫十人而季子載諸孫劒皆中鄉貢進士其講業郡

庠邑校者又數人盛矣哉韓歐所未有也成化己丑先生年登八十而康强穌豫如壯者十月乙卯乃先生初度之辰遠近奉觴胥慶今福建按察使劉公叔榮語眷佐曰先生之壽且康豈惟林氏一家之慶實斯文之慶也吾與諸君子非先生之門生則其所與進者也頌禱缺焉於心獨無歉乎乃相與屬筆於喬新焉喬新嘗讀南山有臺之詩覩詩人所以祝願君子者不獨頌其德而又祝其壽不獨祝其福備於身而又祝其福延於後

可謂善於頌禱者已先生克享多祉於南山有臺之所祝願者兼之矣敢竊取斯義作詩七章以為先生壽以致羣公頌禱之意云其詩曰

巖巖壺山作鎮海瀕鬱茲靈穌誕生碩人維此碩人有德有文神介之福百嘏駢臻　右一

其德維何仁義是豊其文維何黼藻斯皇乃薦于鄉乃第奉常乃登玉署斯文之光　右二

玉牒瑶編彝卣之銘追琢其章金薤晶瑩乃陟容臺躬

東寅清韡矣厥榮赫矣厥聲　右三

黃髮皤皤宣力孔多乃懸其車乃休于家莆山之阿莆水之沱以詠以遊以嘯以歌　右四

維此十月八袠開祥宗戚具來式燕于堂我有旨酒亦有羔羊薄言獻之祝公壽康　右五

壽康伊何伴奐爾遊緜耋而耄以承天休相彼玉瓚注茲黃流君子有穀多祉是遒　右六

天祚碩人俾多賢子爰及孫曾世載其美克振其光克

纉其慶篤斯不忘錫類家邦　右七

封刑部左侍郎杜公輓詩序

成化十有七年春三月封刑部左侍郎金堂杜公以疾卒於家凡知公之賢者識與不識咸賦虞殯之章以寫其咨嗟憫悼之情其子敬脩萃為巨帙屬予序之予生也晚不及拜公之舄履下然與公之子同官知公之善行頗稔故不敢以不文辭公蜀人也天資醇篤鄉推長者其行事往往與蜀之先哲暗合蓋非勉而能者昔范

景仁之兄鎡卒于隴城景仁訪求其遺孤躬字而教之俾克有立蘇老泉之父序當兵亂之後人不知學序篤於教子已而仲子渙以進士舉季子洵以文章顯陳省華之子堯叟堯佐相繼登相府堯咨亦爲名法從而省華恂恂然未嘗以勢位驕其鄉里三君子皆蜀産也公少喪二兄而公撫其孤恩逾己出咸底於成可以趾美范公矣金堂素乏進士公力教其子以學所以淬礪之者甚至既而敀脩擢高科位司冦義方之訓盖無愧於

蘇公也自始封至其卒三十餘年薦被命書宗戚鄉里以為榮而公益以謙慎自持歲時䜴社相與盡其懽不為表襮有陳公之遺風焉世嘗言古今人不相及以公所行校之三君子者有以異乎公之嘉言可以警世卓行可以範俗者甚多觀此三事則其餘可以類推矣公真所謂長者哉夫輓詩之作所以哀人之不幸也公官封三品享年九十有一子六人孫十有二人曾孫又六人所謂榮名盛福公蓋兼而有之奚不幸之有然諸君

子猶有哀輓之作者盖悼善人云亡而惜後生不及見先輩之風猷也欲知公者誦諸君子之詩而考予之序庶有以得其槩矣公諱榮聰字惟德竹軒其别號云

南京刑部侍郎陳公輓詩序

成化十有八年冬十二月詔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廬陵陳公為南京刑部右侍郎時公廵撫貴州將赴任便道歸省先隴得疾遂不起訃聞天子遣官諭祭且命有司治塋事朝之大夫君子知公者皆揮淚相弔且賦虞

殯之章以寫其咨嗟痛悼之情公之子鄉貢進士旦梓
為一帙屬予序盖以予與公相知最深故也公諱儼字
時莊世家廬陵之吟溪少頴敏好學弱冠講業於大司
馬蕭文昭公之門文昭公器之妻以其子學成去應進
士舉遂登甲科擢刑部廣東司主事遷湖廣司郎中有
賢聲陞山東叅政再遷布政使賢聲益著朝廷滋以公
可大用陞佐内臺出莅南鄙公在刑部凡小大之獄必
求其情大司寇四明陸公賢之四方有疑獄有司不能

讞者輒屬公往訊之公所推斷罔不心服嘗奉勑録囚
南畿平反甚衆其在山東適逮左用師公督芻餉規畫
精密士飽而民不勞歲大歉躬歷郡縣發倉儲勸富室
以賑饑羸多所全活東人德之其在貴州苗民構亂四
出焚剽公督兵進討誅其渠帥而宥其脅從羣蠻畏懷
相率詣轅門請降獻羊酒以犒師及南臺之命下士大
夫相語曰南都自是無寃民矣世方仰其大有為而公
遽以疾卒嗚呼豈公之命止於是邪抑民之無禄而天

莫愁遺也予與公同登進士同官刑部同受知於司寇
陸公予出佐閩臺而公亦出叅東藩及公宣撫貴州而
而予亦宣撫晉陽旣而予被名入佐司寇而公亦有南
臺司寇之遷蓋與公周旋三十餘年交誼之篤自謂景
仁君實不能過也方期與公宣力南北以各卒其平生
報國之志而公遽舍我去矣嗚呼哀哉輓詩之序予不
忍言又不忍無言也姑述公履歷之槩冠於篇端以致
予意焉若其治行之大世系歷官卒葬之詳則國史有

傳隧道有碑幽竁有銘予可略也

憲副游公輓詩序

成化八年冬十一月福建按察副使豐城游公以疾卒於官寮友哭相弔曰天奪予良友予何從聞規誨之言邪諸生亦慟哭曰天奪予良師予於何考德而問業邪閩之致政之老里居之良亦咨嗟涕洟相唁曰天奪予良大夫孰為吾閩成材而阜俗邪於是相率賦虞殯之章以述公之行而寫其哀悼之情公之子直祥彚為一

帙而屬予序之公諱明字大昇世為江右儒家弱冠游場屋已赫然有盛名既而領鄉薦登大學得盡友天下名士而讀所未見書其學與行蓋卓乎不可及登景泰辛未進士擢刑部主事轉員外郎出僉福建按察司事董學政九載將奏績就陞今官歷中外二十餘年懿材清德為時偉人天下士大夫識與不識稱其賢者無閒言蓋公之為人其存心也公而恕其接物也肅以和其施於政也嚴而不殘其與人交不矯矯為異亦不翕

翁為同導其善規其不及侃侃務盡其誠其教人也以涵養德性為本以辨析義理為要斥佛老詭戾之說曰吾道之蠹也黜時文軋茁之怪曰大雅之蠱也開示存心致知之方曰作聖之階梯也以故寮友歸其誠諸生服其教而大夫君子仰其賢此哀悼之詞所繇作也嗟夫公之存也人愛而敬之其歿也人哀而悼之所謂生榮死哀庶幾乎無憾矣或者則謂賢者必貴仁者必壽天道之常也公賢且仁然官止四品年僅六十其道未

大行於時天之難忱蓋不能無憾焉予以爲不然上蔡謝先生程門之高弟也然官止莞庫而已東莱吕先生有志於道學者也然年僅四十有五而已天之不可必也久矣公之位雖未躋於通顯其年雖未臻於耄耋然較諸上蔡東莱所得則過之矣亦可以無憾也予故序諸卷端以慰士君子之心而解其悲悼焉公號闇然其卒也諸生私謚曰貞介先生云

泉庵饒處士輓詩序

吾盱南城饒邦獻請予拜且泣曰先君泉菴處士以今年夏四月十有六日棄諸孤得年六十有一惟先君晦跡泉石不求人知平生所行任性自然非有驚世駭俗之行世亦無繇知之者不肖孤大懼先君身沒而名無傳焉竊聞古之逸民所以有聞於後世者未必皆其自致也賢人君子聞其善而著之文字則遂以不朽耳故不肖孤求當世大夫君子作為哀輓之詞以頌先君之善惟先生序而傳之庶幾先君藉是不朽焉予曰是孝

予之用心也而宗為一鄉之望予知之熟矣然予自少宦游四方不獲與而翁接家世之詳所存所履之槩能言之乎邦獻泣而對曰我先世家鄱陽宋初始遷撫之宜黄其後又自宜黄徙南城之上湖宋末又徙邑東鄉之雙溪今群從子孫殆數千指故名所居之地曰饒坊先君諱清字尚廉泉庵其别號也少服祖考之訓力田治生不求聞達與人交一本於誠不漫為然諾里之人以爭訟來質者是是非非率其心而斷之罔不信服生

四子延名師教之俾不墜其家此先君之行也不肖孤又聞之王承福一圬者耳以昌黎之文而傳楊潛一梓人耳以河東之文而傳況先君詩禮之族世以善聞鄉推長者非承福與潛比也顧乃湮淪無傳則諸孤不孝之罪大矣惟先生圖之予曰如子之言是可以傳矣泉庵以敦樸持其家以信義行其鄉以詩書教其子可不謂賢乎而邦獻嚴其親之終惓惓欲信其善於後世可不謂孝乎父賢子孝是真可傳矣雖然承福與潛所以

有傳者以昌黎河東之文而人喜讀之也顧予不腆之文人孰讀之惡能使而翁不朽哉姑序之篇首使誦諸君子之詩者有考焉傳不傳非予所能必也

大尹楊君輓詩序

予友壽光尹楊君元霽旣卒凡士大夫知其為人者識與不識皆咨嗟慟悼或為詩歌以哀之福建叅政鍾公景清懼其久而散軼也彚為一編而屬予序之予素知元霽而哀之尤切者顧能已於言哉昔韓退之於孟東

野道其命於天者以送之予取以爲法焉元霽諱昕溫之瑞安人也少以穎敏好學聞予先公爲溫守愛其溫粹選爲邑庠弟子員元霽益肆力於學羣經百氏無所不窺未弱冠領鄉薦試於禮部輙不利人皆曰非學之罪元霽之命也久之以大學生待選銓曹時先公爲吏部尚書知其賢欲處之左右會司封缺主事將以元霽補之而元霽鄉人有官近侍者媢之乃倡言先公欲以要職私門下士羣議譁然先公嘆曰是楊生之命也以

生之賢何職不宜爲遂擢知上海縣事元霽至上海蘇枯鋤強政以大龢未幾丁内艱去服闋至京適華亭缺知縣華亭上海鄰邑也其士民稔知元霽之治狀相率請於朝願以元霽知華亭詔從其請元霽以治上海者治之盜遁奸革兹赫赫有聲部使者薦其材任御史遂名試事御史臺今冢宰崔公嘗巡撫南畿素重元霽每爲羣公道其賢會知臺事者與崔公有隙且疑其私於元霽竟黜之復以舊官知壽光其治壽光如治二邑民

咸安之有古循吏之風焉凡知元霽者方期其大用而元霽不幸歿矣嗟夫學如元霽賢如元霽有治聲如元霽受之於大臣如元霽其都重位建崇勲以光顯於時可必矣然卒終於一縣尹而不克大其施豈非所謂命邪豈傳所謂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者固不可信邪抑術家以甲子支干推人壽夭貧賤貴富者固一定而不可易邪然元霽平生於進退升沉處之澹然於所謂命者固知之矣故予道其命於天者以序其輓詩亦元霽之志

也若其世系治行之詳則翰林學士莆陽柯先生銘其墓矣茲不贅

介庵倪先生輓詩後序

予讀遷固以下諸史而考古之韋布之賢見於逸民獨行傳者代不數人上下千餘年其可見者數十人而已因竊嘆曰世如彼其遠也砥節厲行者如彼其多也而見於史者如此其寥寥也豈立言君子固有所遺邪抑為之子孫者不能振而發之邪是皆可悲也及讀介庵

倪先生虞殯之章又嘆曰是足以傳矣太史氏傳逸民獨行者於此有徵矣蓋先生孝友正直君子也髫齔時父仲斌甫坐微累謫它郡先生號哭追送躑躅江滸不忍歸見者嗟異及父歸則先生長矣凡可以悅其親者靡不致力焉諸弟欲析居先生不能止貲產惟諸弟所擇既析居而二弟以逋負屢破產先生輒分所有賙之里氓為閭右所凌死非命其孤弱不敢言先生為直之於官柢閭右罪近舍有古戰爭地每夕燐青熒起沒過

者多顛踣先生嘗率家僮拯之所全活甚衆其孝友正
直之槩如此則其修諸身行於家而施於其鄉者可推
而知也先生之殁也少宰葉文莊公表其墓翰林學士
楊先生銘其竁廣東叅政劉君欽謨又傳其事而名流
畯儒知先生之賢者又相率賦詩以致其哀悼之意焉
先生之子湖南叅政良弼稡為一編屬予序之嗟夫諸
君子之言足以發幽光而昭潛德矣良弼於父之善可
謂能振而發之矣先生之行焯焯有傳可以無憾矣昔

歐陽子傳李自倫其事迹無可紀次而其名氏見於公牘者亦謹書之盖惟恐其善之不傳也後世作史者復有歐陽子據諸君子之詩以考先生之行而敘述之其聲光照映簡冊豈獨李自倫哉先生諱珣字廷玞世家嘉興之平湖介庵其別號也以子貴封吏部司勲主事云

椒邱文集卷十二